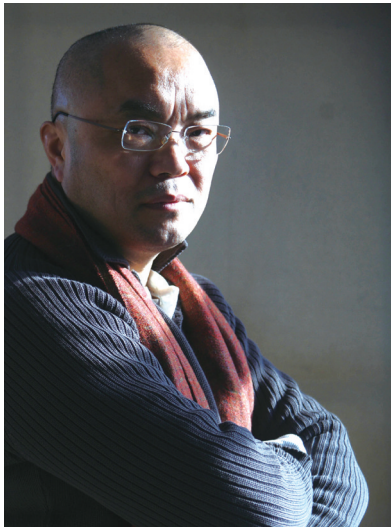


从艺术家到杂志主编—— 冷冰川的跨界之作



上周,商务印书馆发布“12月十大好书”,位于榜首的是《唯美》杂志的《上海,上海》专号。引人注目的是,这本杂志443页、定价798元;更令公众惊讶的是,杂志的主编竟是当代艺术家冷冰川。这位多年专注于美术创作的南通籍艺术家,何缘跨界办起了一份气势如此强大的刊物?昨天,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。

人物介绍

冷冰川,江苏南通人,当代艺术家。1994年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艺术学院学习,1997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美术学院学习;获得巴塞罗那大学美术学院博士学位。现在巴塞罗那和北京生活、创作。

一本杂志的重生

《唯美》杂志其实最早诞生于2000年,由出版家汪家明和作家张炜主编,遗憾的是,只出版了一期就暂停了。就是那一期,刊用了冷冰川的作品,被他偶然看到。但真正让他印象深刻的,是这本杂志上的一句话——“谈论‘美’,实际就是谈论我们的生活”。

后来,因为工作关系,冷冰川在北京与汪家明相识、相熟。每次提及《唯美》杂志,汪家明都感叹,只做了一期,这么美好的事就这样断了。2020年,当他再一次提起时,冷冰川接过话题:“那我们再把它做起来。”对方愣住了,冷冰川补充道,做一本更纯粹的、内心的,有一点“个人可笑理想”的杂志。

于是,在2020年6月,冷冰川开始着手约稿,是年12月,《唯美》复刊后的第一期面世了。“之所以称个人理想‘可笑’,是因为每当我诚恳地说真说美、说理想,往往让人认为是过于理想可笑。”他这样解释初心,“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异质的种子,我很想找一本自己能从头看到尾,而且是纯质、天然又很深入的书,这个梦想埋藏在心里已二十几年了。”

《唯美》以Mook(杂志书)的样貌重新创刊。第一期分左右两卷,厚厚的两本,72位当代文艺家在纸上聚会。艺术有门类,唯美无界。作家画画,画家写诗,文艺家们不拘一格,纵情地谈论美、谈论生活。由于疫情,直到去年3月,才在南通的读库阅读基地,举行了首场线下新书分享活动。那天,很多读者从四面八方赶来,见证了一场《唯美》的涅槃。

一位另类的主编

冷冰川说自己是个“内心有脚,跑得比嘴要快”的人,更是个不善于交际的人。艺术家冷冰川以前习惯了在艺术领域一个人单独创作,万事不愿求人;但为了让《唯美》达到理想中的样子,主编冷冰川以最真诚的态度一对一地去约稿。

3年疫情,给很多事情都增加了难度。为杂志约稿时,有人对冷冰川摇头:写不出来,现在的我怎么有心思写这样的东西?冷冰川努力说服他们,就算再困难,也不能放弃对美好的向往和打捞。约了以后,又怕作者写套路口水文字,冷冰川经常“冒失而诚恳”地再加上一句:“我们只说心尖里那么一点点的东西。”

编办《唯美》,对冷冰川来说,有赓续旧念的情结,也有谈论新“美”的刚需。因此跨界做主编,他没有照搬他人办杂志、做书的经验,他要远离现成的套路和思维,包括通常的编务。“我一眼就能够看出本色,如果作者真说是心尖上那一点,那一字一句都不用改。人在说心里话,不应该硬去扎一刀、踢一脚……”多年的艺术修养赋予了这位另类的主编更细腻更敏锐的感知力。

《唯美》创刊号后《上海,上海》,是城市专号。同样因为疫情耽搁近一年,才于上个月正式出版。在这本专号里,王安忆、金宇澄、张永和、余友涵等60位当代文艺家,用独特的语言和视角讲述心中的城市。关于书名中的两个“上海”,冷冰川解释:前一个“上海”是过去的上海,承载着不同人的生活印记,每一篇读来都像在重温那些年上海人走过的路;后一个“上海”是当代的上海,展现着现代化变革中的上海艺术。

除了丰盛的文字之外,书中还配有众多呈现上海风貌的珍贵照片。成书质感、气格每一处都可谓做到了极致。“就这样,我们做出了可能是全世界最贵的、内容最纯的一本杂志。”冷冰川微微一笑。

一个长远的计划

《上海,上海》第一次印了2000本,出版一周即售罄,目前又加印了1000本。除了在商务印书馆的本月好书排名中位列第一,在上个月的专业图书排行榜——百道好书榜中也名列艺术类榜首。市场和业界的双重认可,让冷冰川更坚定了走风格化办刊的路。

“有人提醒过我,我也曾经想过,有一天好作者约完了怎么办?杂志这次会不会也走不长?约稿中发现,大作者、年轻的好作者是生生不息的,而且编专号、精准约稿更有效。”思路明确了,出版计划也更长远了。冷冰川透露,《唯美》目前有七八个专号同时在约稿。编好的有《风格》《江南,江南》和约了两年的《民间》,另外还有《黑白》《中国石窟与壁画》《素人与儿童绘画》《新散文》等等,哪本先约齐全,就先推出来。

“这些想起来激情美好,但真的一个人一个人地约,一个标点一个字去看,一张张地选图,无法想象的琐碎和艰难。和以前做自己的书册一样,当万般艰难地把《唯美》捧在手心时,我连一页都不想翻开,因为它实在是周旋了太久。如此的期盼,在真正得到的时刻立即就丧失了全部的重要,”冷冰川说这些话时,像孩童一样坦诚,他甚至加重了语气,“‘立即丧失’是真的,那是因为之前真心太重。”

本报记者陈黎 杨镇潇

一本好书 就是一件艺术品 ——对话冷冰川

问:为什么在自媒体时代,想要并且花了那么多时间精力去做这样一本审美至上的纸质杂志书?

答:我解释不清楚为什么要做《唯美》,我认真做的事情自己一件也说不清楚。倒像是一种自发的需求和分享欲,再说“美”“善”空讲道理没什么用,那我们就提炼一篇篇杰作和实践。

对于我,自媒体、数字化阅读仅提供一种未经加工的信息,一种快捷、便宜的时鲜讯息;我们不仅要核实内容,而且还要赋予这些信息意义。而纸质书是另一种有形的、多肌理、可以深深感动的东西。广义上“书”是“书写”的意思,(书籍和网络是两种书写方式,像被混淆了);人们有赖于书写“自身内在的种子”、书写“灵魂深处的字句”。不然呢?所以有心有情的一本好书就是一件艺术品。我想纸质书的传递方式不会消失,因为它有(作者、编者、设计师)种种劳心劳力的厚度、独特风味。我信赖有心有体温的激情需求。

问:《唯美》城市专号第一个为什么选择上海?

答:我不知道为什么倾心上海,我也不是多么多么地爱着它。但这也没有什么难处,一种外来的态度、角度,一种款款的理解……我喜欢这种距离。

问:首次见到的上海,与你想象中的上海有不同吗?

答:我记不清第一次去上海的年头了,刚成年,第一次“坐大船”与“去上海”是同样伟大的事情,两件伟大的事情在一起,我忘记了其他。从南通上船,天不亮就到了,第一眼见到的是十六铺码头穷黑,四周热气腾腾、没头没尾的卖茶叶蛋小笼包阳春面小店……让人扑朔迷离。那时候想象中的上海是故事里的旗袍、老时间、外滩、南京路摩登的人流与丰裕……初到上海,无数印象深刻的瞬间发生又即刻死去。混乱中,我不幸是较小的、燃烧的稻草……这艺文的海上想象和现实怪恹的稻草灰,我一直不能忘记。

问:《上海,上海》定价很贵,之前担心过卖不掉吗?

答:定价贵,我担心。但出版社好像没有顾虑,价格显然知道自己在取悦什么人;事实上这本“不媚俗”的书价,很值得我们用心做到的极致品质。价格也像是一盘棋,你来我往的,搏的是一个精彩。我自己是买书的人,所以我害怕高价,但自己有时也会为一二张图或一二章的精彩奋不顾“价”,书价永远是动物性的。

问:南通人文荟萃、英才辈出,尤其盛产画家,您如何看待这种文化现象?

答:南通人有特殊的专注力和心思,自持、踏实又细笃,重要的是不随波逐流,这年代不随波逐流就是艺术了。另外可能是重要的一点,南通人有特别好的自学和消化、变化能力;每个独特的创作人,都有自己的好肠胃和定盘针,也就是不管什么东西都能消化变成营养,不管历经多少复杂变化,总能回到自身根源的心,并变化出斯文来。再另外南通人也不喜欢抱团,内心和身段似乎更喜欢是独自“一个人”。创作者这么大胆地想、那么大胆地做,是因为真的不信什么权威,南通艺术家总是醒过来早——与其模仿榜样,不如树立榜样。

延伸阅读



《上海,上海》内页。



扫码观看视频,走近《唯美》。